

周易本事

下冊

张乘健 著

周易略例序

唐四門助教邢

昺注

原夫兩儀未位神用藏於視聽
賦隱乎名言於是河龍負圖犧皇畫卦仰觀
俯察遠物近身八象窮天地之情六位備剛
柔之體言大道之妙有一陰一陽論聖人之
絕圖顯仁藏用寔三元之胎祖鼓舞財成爲
萬有之著龜知來藏往是以孔子三絕未臻

周易上經泰傳第二

王弼註

三三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

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

左右民

浙江古籍出版社

周易略

原夫兩

蹟隱平

俯察遠物近身八象窮天地之情六位備剛

柔之體言大道之妙有一陰一陽論聖人之

範圍顯仁藏用寔三元之胎祖鼓舞財成爲

萬有之著龜知來藏往是以孔子三絕未臻

皇畫卦仰觀
一氣化矣至

ISBN 978-7-5540-0297-1



9 787554 002971 >

定价：98.00元（共三册）

周易上經泰傳第二

王弼註

三三坤上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吉也大通之時也上下大通則和以左右民也

周易本事

下冊

張乘健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周易略例序

唐四門助教邢

昺註

原夫兩儀未位神用藏於視聽氣化矣至蹟隱乎名言於是河龍負圖犧皇畫卦仰觀俯察遠物近身八象窮天地之情六位備剛柔之體言大道之妙有一陰一陽論聖人之範圖顯仁藏用寔三元之胎祖鼓舞財成焉萬有之著龜知來燕往是以孔子三絕未臻

第十四章 遇世

人生有时候有不寻常的际遇和遭遇，这些际遇遭遇可能当事人过了好久仍然想不明白，而又那么惹人回味。

豫卦叙述一个曲折的充满悲情的故事，那不绝的余音，究竟是什么余音？带来的几乎都是一连串的困厄。这个卦无意中揭出一段尘埋的古邙国的秘史。

《周易》时代的人远比后人憨朴，他们把心里隐秘的话都向神倾诉——不自知其实是向人诉说。

咸卦之咸，原意是撇，艮卦之艮，寻其原意是垠。艮卦与咸卦不仅句式完全一样，而且同是男女亲昵的情境。所不同者，咸卦是合乎伦理的性爱；艮卦恐怕是非伦理的性邂逅。艮卦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又与丰卦爻辞“窥其户阒其无人”同一情境。不见其人，那人到哪儿去了？

丰卦的主人公“丰其蔀，日中见主，往得疑疾”，“丰其蔀，日中见眚，折其右弓”，“丰其蔀，日中见斗”，白日精神恍惚，几乎完全发狂了，缘由就是遇见一位“妃主”。这神秘的妃主就是飘然的神女。《易》辞此卦显现着这么一位现实又飘渺的“高唐神女”。





涣卦的主人公一路游奘，以至于“涣其肝大号”，“肝”，考其原文是“吁”。“日吁”天晚，惊恐得大声号叫。游奘中遇那么多不寻常的经历，其中又有那么深的隐秘。奘于丘，“匪夷所思”，原文原意应为：“匪莇，所思”。——不是这莇草特别优美，是因为这上面寄托着所思。《楚辞》：“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这个奘卦主人公的幽忧就是：游走于高丘，问所思安在哉？

56. 豫[馀](通行本原卦序第16；帛书卦序第27)

馀音恒心历死生

——馀卦的本事

鸟鸣的声音那么悠长，听来总觉得不那么好，这可是凶兆呀。

被放在石上折磨，幸好折磨还不到一天。占问，还是吉的。

传来悠扬的宏大的声音。这使人悔，夷人有悔。

那悠长的美好的声音显示，此行大有所得，不要疑惑。可是亲狎者之谗言崩然而至。

赶快向神贞问：忧心怛伤，但不会死的。

从宫室深窈处传来悠长的声音。廊宫有人传下谕旨，幸好没过失。

筮士说：利于建立侯堡行师。

邾国秘史

这个馀卦叙述的是一个曲折的充满悲愤的故事，可惜爻辞太简略了，传达不出那满腔悲愤的感情，而那太简略的爻辞更带来太多的疑问：爻辞中那反复叙及的悠长的声音究竟是什么？开初是鸟鸣，但后来传出的声音是逸豫的歌乐？还是君侯以及亲狎者的声音？为什么这个主人公会“斫于石”？又受了什么亲狎的人的谗言，以至于弄得几乎死去活来，后来又接受了谁的谕旨，建立侯堡去打仗？从主人公受谗言迫害的心情来说，似《诗经》的变雅，如《小雅》中的《巧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怙。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怙，予慎无辜。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

以《诗经》印证《易经》，这篇《巧言》或许就是馀卦这位主人公的心声。

但这个馀卦隐藏着一段尘埋的古史。汉帛书复原的爻辞“成或谕”的“成”是谁？最明显的解释就是周成王。但这是有疑问的：周成王在位时，人们是否能称他为“成”？而这个“成”如是周成王，周成王的形象未免太不堪了。从爻辞考索，这个“成”似应是“邾”。《说文》：“邾，鲁孟氏邑，从邑成声。”段玉裁注：“今《春秋》三经三传皆作成。邾、成古今字也。《左传》昭七年：‘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杜云：‘成，孟氏邑，





本杞田。’定十二年：‘将堕成，公敛处父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杜云：‘成在鲁北竟。’按孟氏邑非姬姓成国之地也。今《左传》隐五年‘卫人入郕’，文十二年‘郕伯来奔’，僖廿四年‘管蔡郕霍’，文之昭也，字皆正作郕。而许不云姬姓之国者，盖许所据《左氏》郕、成字互易，不可以今所据绳许也。《公羊》郕国之字则作盛。古郕国在今兖州汶上县北二十里故郕城，不在鲁北竟。”这就是说，有两个郕国，一个是周同姓姬姓的郕国，据云为周初周武王封文王第七子武于郕，称郕叔武；另一个是非周同姓的郕国。以爻辞“夷有悔”看来，似是后者。古郕国的记载始见于《春秋》，这个馀卦惜乎太简略了，但难得显示周初古郕国的一段秘史。

豫卦爻辞甄解

豫：利建侯行师。

通行本卦名豫。前儒释此卦名卦辞，郑玄曰：“豫，喜佚说乐之貌也。”朱熹曰：“豫，和乐也。”这种解释一直以为通顺，但是忽略了此中的不一致：豫，究竟是佚乐还是和乐？朱骏声这样解释：“建侯所以兴利，行师所以除害，民所豫乐也。”为行师者曲为之解，可敬也。但豫乐的是民还是什么大人？

帛书卦辞作：“馀：利建侯行师。”卦名作“馀”。爻辞中的“豫”字帛书均作“馀”。馀、豫古音同属鱼韵，音近可以相通，阜阳汉简亦作“豫”，但馀、豫两字意义有异。须探究：是原本作“豫”而被改写成“馀”，还是原本作“馀”被改写作“豫”？我以为原本应是“馀”，正是因为改成了“豫”，所有的解释都朝着



“豫”的意义发挥，或解作喜佚说乐，或解作和乐，《杂卦传》则曰：“豫，怠也。”李镜池说：“豫有两个含义：一为犹豫疑虑；一为预计熟虑。建侯封国、行师打仗是两件大事，占筮的结果是利。但也可以用来解释题义，即说明这样的大事，应该详细考虑，周密计划。”这些众多的文明而微妙的解释其实都是自相矛盾的。闻一多谓：“案《说文》曰：‘豫，象之大者。’象、豫一声之转，古盖本一字，字一作予。案周武舞即象舞。‘豫，利建侯行师’者，豫为武王舞名，建侯行师即舞中所象之事。《春秋繁露·三代政制后文》篇云：‘武王受命……作象乐，继文以奉天。’然则豫即武王乐名，《象传》已明之。”将“豫”说成武王象舞，应是有理的，但此卦似无提示是记武王象舞。

按《说文》：“馀，饶也，从食，余声。”这个字义用在这里也是解释不通的，原来“馀”的本字本义是“余”，帛书《系辞》“盖取诸余”，这个豫卦卦名正作“余”。《说文》：“余，语之舒也。”段玉裁注：“亏部曰：‘亏，於也，象气之舒亏。’然则余、亏异字而同音义。《释诂》云：‘余，我也，余身也。’然则余之引申训为我。《诗》《书》用予不用余，《左传》用余不用予。”正是因为“余”的本义被引申意义“我”夺过去了，才以“馀”来表达“余”之本义。成语所谓“馀音袅袅”其实是“余音袅袅”也。依“余”字本义，卦名应作“余”，为免除误解，卦名从帛书作“馀”。

卦辞依帛书作：“利建侯行师。”此何意也？郭沫若说：“所谓‘利建侯行师’，‘康侯用锡马番庶’，这是表明侯的职掌是管军政和战争的……侯而且是临时设置，因为在经文五处侯字之中三处都称‘建侯’。这样的关系正刚刚表明王是酋长而侯是军长。”建侯不是建立军长，侯若由自己建立这是僭越了。





此卦辞可与《屯》卦卦辞“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相参证。帛书“侯”作“侯”，考“侯”字古之本义，《说文》：“侯，本作侯，从人从厂，象张布，矢在其下。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诸侯射熊虎，大夫射麋，麋，惑也；士射鹿豕，为田除害也。”将天子、诸侯、大夫、士狩猎野兽严格地分等级，这是周礼颁行后的事。“侯”之本义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侯堡。于屯卦而言，是建立一个狩猎基地，上有蔽风雨的遮蔽物，下藏弓矢猎具；对这个馀卦来说，是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以“行师”也。

初六 鸣豫，凶。

虞翻曰：“应震善鸣失位，故鸣豫凶也。”高亨曰：“鸣亦名也，说见《谦》卦。《尔雅·释诂》：‘豫，厌也。’本卦豫字皆斯义。鸣豫者谓令闻既彰而持事厌倦，此正志骄意盈之象，与鸣谦相反。”李镜池曰：“鸣豫与冥豫相对。鸣，借为明，亮也。白天要干事而犹豫不决，糊糊涂涂，怎么不凶？”

帛书作：“鸣馀，凶。”此爻辞正可与《谦》卦六二爻辞“鸣谦，贞吉”作效果相反的参证。将“鸣”解为声名、解为有名、解为明亮，都是文明的妙解。照原辞直解，鸣，就是鸟的鸣叫。《说文》：“鸣，鸟声也，从鸟口。”《谦》卦是“鸣谦，贞吉”。——鸣叫的声音谦谦，占问，吉利。但这个《馀》卦是“鸣馀，凶”——鸣叫的声音悠长，却是凶兆。

但是，整篇爻辞就是初六的“馀”是鸟鸣的声音悠长，以后的悠长的声音都不是鸟鸣了。

六二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朱熹云：“豫虽主乐，然易以溺人，溺则反而忧矣。卦独此



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独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静而坚确，故其思虑明审，不俟终日而见凡事之几微也。”高亨曰：“《释文》：‘介古文作𠄎。’介于石，犹言坚于石也。《白虎通·谏诤》篇引作‘介如石’，盖亦《易》之别本也。‘介于石不终日’，言坚刚之度，不敢持之终日也。盖坚刚者易败，故《老子》曰：‘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李镜池曰：“介，夹。夹在石缝中出不来，这当是没有预料到的意外事故。幸而不到一天就为人救了出来，还算吉利。”将“介”释为耿介、释为坚、释为夹，各有其理，然总觉牵强也。

此“介”字自古以来没写定。《释文》：“介于音界，纤介。古文作𠄎。郑古八反。马作𠄎。”马融曰：“𠄎，触小石声。”帛书作：“疥于石，不终日，贞吉。”“介”作“疥”。《说文》：“疥，搔也。”《说文》的解释是说人生了疥疮奇痒难忍禁不住搔痒。这里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以为这字应从古文作“𠄎”，郑玄曰：“𠄎，谓磨𠄎也。”然此磨𠄎尚有特殊意义。

闻一多谓：“案《周礼·大司寇》曰：‘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二日坐，褫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豫》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疑读为𠄎。《说文》曰：‘𠄎，忧也。’《方言》十二曰：‘𠄎，恨也。’《汉书·陈汤传》：‘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字正作介。‘𠄎于石’亦犹《困》卦‘困于石’也。然而坐石之期暂，至‘不终日’，则是过小而罚轻，故又为吉占。”此爻辞可与《困》卦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凶”相参证。困卦并非纪刑





罚之卦，馥卦此爻“斫于石”倒有刑罚的意味，因为上爻“鸣馥”预示凶，于是就吃苦头了。何故吃苦头，爻辞语焉不详。但是还好，“斫于石”，“不终日”，所以贞问还是吉。

六三 盱豫，悔，迟有悔。

向秀曰：“盱豫，小人喜悦佞媚之貌也。”郑玄曰：“盱，夸也。”《释文》：“《子夏》作纡。京作汙。姚作盱。姚信曰：盱，日始出。《诗》云：‘盱日始旦。’王肃曰：‘盱，大也。’”高亨云：“《释文》云：盱，子夏作纡。纡豫者晨而厌倦也，其业必荒，悔将频至。”李镜池曰：“盱，通纡、迂、纾，缓慢也。有，通又。思想迟钝糊涂，犹豫不定，够糟了；再加上行动迟缓，举棋不定，那就更糟，所以悔而又悔。”前儒所解，未定是否，互相矛盾已甚也。

帛书作：“杆馥悔迟有悔。”通行本“盱豫”帛书作“杆馥”。“馥”，上文已论，依《说文》本义：“余，语之舒也。”“杆”作何解？《说文》：“杆，所以涂也，秦谓之杆，关东谓之椳，从木。”这字放在这里是不能解释的，但帛书近古本，这个字又不会是无故而至。

阜阳汉简作：“歌豫悔夷有悔。”《说文》：“歌，咏也。从欠，哥声。”韩自强谓：“《释名·释乐器》：‘人声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质也，以声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叶也，故充、冀言歌声如柯也。’”帛书作‘杆’，阜易作‘歌’。《方言》：‘孟谓之柯。’‘孟’、‘杆’从于声，故‘杆’可读为‘歌’。”此说有其理，但悠长的歌声会使此馥卦的主人公一连有了两个“悔”，非寻常也。思考再三，忽有所悟：帛书“杆”字是有来因的，帛书



抄手恒喜将口旁字写作木旁,《同人》卦九五“号咷”写作“号桃”,即其例也。这个“𠂔”也可能就是“吁”,《说文》:“吁,惊语也。从口亏,亏亦声。”段玉裁注:“《吕刑》:‘王曰:吁来!’按亏有大义,故从亏之字多训大者。”大哉吁也。

“悔迟有悔”当作何解?王引之《经义述闻》:“此与他卦言有悔者不同,他卦有悔对无悔言之也。此有字当读为又,古有与右通。言吁豫既悔迟又悔也。”“迟”,阜阳汉简作“夷”,这个“夷”字出现非同寻常,破解这个馀卦主人公身份之谜,正与下文“成或谕”呼应。《说文》:“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

此爻辞校读为:吁豫,悔,夷有悔。——宏大的声音悠扬,悔,夷人有悔。

九四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郑玄曰:“由,用也,簪,速也。”马融曰:“犹豫,疑也。”高亨曰:“由疑当读为游,古字通用。古人谓田猎之事为游,《书·无逸》:‘文王不敢盘于游田。’由豫者游田而厌倦也,必将改其荒嬉之度,补其阙失之德,故曰‘由豫大有得’。盍疑借为嗑。《说文》:‘嗑,多言也。’簪疑借为潜。勿疑朋嗑潜者,谓勿疑朋友之多言而潜己也。”李镜池曰:“由豫即犹豫。得,手持贝即朋贝。朋盍簪,把朋贝配制成簪筓。商人做生意,先是犹豫不定,但经过反复周详的考虑之后,认为会大有所得,所以不再疑虑了,后来还把得到的朋贝配制成头饰。”

这条爻辞的确费解。文字各文本已经各不相同,《释文》:“由,马作犹。簪,古文作𦏧,京作撻,马作臧,荀作宗。”帛书作:“允馀,大有得,勿疑,𦏧甲谗。”各本的“由”与马本的“犹”



不能解释，帛书的“允”也是不好解释的，《说文》：“允，信也。”但汉帛书作“馀”，本字是“余”，“余，语之舒也。”由此而悟：帛书的“允”字应是“充”字的省笔，《说文》：“充，长也，高也。从儿，育省声。”段玉裁引《广韵》曰：“充，美也，塞也，行也，满也。”《说文》：“得，行有所得也。”“疑，惑也。”此可以豁然：充馀，大有得，勿疑。——那悠长的美好的声音显示，此行大有所得，不要疑惑。

通行本“朋盍簪”费解，帛书“𠄎甲谗”则可以理解。闻一多谓：“《豫》九四‘朋盍簪’，朋亦疑当为崩。《解》、《咸》皆九四成朋，此称朋亦在九四，则义当与彼同。”帛书作“𠄎”，正印证闻一多之说。高亨谓：“簪疑借为潜。”极有理，簪借为潜，潜借为谗。《说文》甲字段玉裁注：“《卫风》毛传曰：‘甲，狎也。’言甲为狎之假借字也。”此亦可以豁然：𠄎甲谗——亲狎者之谗言崩然而至也。此爻辞校读为：充馀，大有得，勿疑。𠄎狎谗。

九五 贞疾，恒不死。

帛书爻辞同通行本。

虞翻曰：“恒，常也。”闻一多曰：“案此爻读豫为除。《晋语》八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无不遍谕，而除。’是其义。《书·金縢》：‘王有疾弗豫。’言有疾除也。问疾而恒不至死，是疾将除。爻义皆在卦中，故知此爻读豫为除也。”高亨曰：“‘疾恒’犹今言病久也。”李镜池曰：“病久了，但还是会痊愈，不会死。大概是想通了，没有负担，没有疑虑。”

予疑“恒”为“怛”，《说文》：“怛，潜也。”段玉裁注云：“《匪风》：‘中心怛兮。’传曰：‘怛，伤也。’”这正承上爻“𠄎狎谗”而

言，谓心忧谗言也。若解为永恒不死，如此乐观浪漫，莫非竟成了仙？疾解作疾病，前后无照应。《说文》疾字段玉裁注：“按经传多训为急也速也，此引申之义也。”此爻辞读为：贞疾：恒，不死——快点占问：忧心惨伤，但不会死的。

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

马融曰：“冥，冥昧，耽于乐也。”朱骏声曰：“冥，昧也，深也。古冥字，俗作眠，张目为吁，翕目为冥，谓耽于乐也。渝，变也，阴性冥昧，居尊在上，而犹豫说，故不可长也。冥升在能不息，冥豫贵在有渝。先迷失道，后顺得常也。长夜之饮，亦所谓冥豫也。”高亨曰：“《说文》：‘冥，幽也。’冥豫与六三‘盱豫’对言，谓暮夜而厌倦也。成疑借为城。夜既厌倦而怠矣，而城忽圯，若筮遇此爻，则无咎。”李镜池曰：“冥，晚上。有，或。渝，变故，亦可借为输，失败也。晚上反复考虑：所办的事成功还是会有变故？结果是没有问题。”

《说文》：“冥，窈也。”段玉裁注：“《小雅·斯干》传曰：‘正，长也；冥，窈也。’正谓宫室之宽长深窈处。穴部曰：‘窈，深远也。’窈与杳音义同，引申为凡暗昧之称。”冥馀：从宫室深窈处传来悠长的声音。帛书整条爻辞作：“冥馀。成或渝，无咎。”渝，绝对不能与渝通假。此可与《隋》卦初九爻辞“官有渝”相参证。《说文》：“渝，告也。”帛书“成或渝”是此爻的原文原义。“成或渝”谓“成”传下渝旨。渝旨具体内容是什么？从卦辞可知，这就是“建侯行师”。“成”是什么？这就显现这篇卦爻辞所隐蕴的古史。





豫卦大象发微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卦上面是震，象征雷，下面是坤，象征地，雷出地奋，是豫卦的卦象。汉帛书卦名作“馀”，本字本义是“余”，所谓余音袅袅，与解作音乐的“豫”意义上还是有联系的。豫卦的象辞很特殊也很重要，颇值得讨论。孔颖达已经提出：“案诸卦之象，或云‘云上于天’，或云‘风行天上’，以类言之，今此应云‘雷出地上’，乃云‘雷出地奋豫’者，雷是阳气之声，奋是震动之状，雷即出地，震动万物，被阳气而生，各皆逸豫。”崔憬曰：“震在坤上，故言雷出地。雷，阳气，亦谓龙也。夏至后，阳气极而一阴生。阴阳相击而成雷声，雷声之疾，有龙奋迅豫跃之象，故曰奋豫。”将雷看得如此神圣而近乎神秘，这是古人自远古传留而来的自然崇拜，不能说这纯是迷信，所谓“阳气极而一阴生。阴阳相击而成雷声”，以阴阳说解释自然天象，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由此与人事结合，就构成天人相应，所以“雷出地奋”，不仅使万物振奋，更使人心振奋。

由雷的振奋，先王因之作乐崇德，以盛大的仪式荐之于伟大的上帝，以配祖宗。这个卦不言“君子”而称“先王”，特别是标出“上帝”，这在整部《周易》中是少有的，可见此象辞来历之古。郑玄曰：“奋，动也。雷动于地上而万物乃豫也。以者，取其喜佚动摇，犹人至乐则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崇，充也。殷，盛也。荐，进也。上帝，天帝也。王者功成作乐，以文得之

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万舞。各充其德而为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与天同飨其功也。故《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施肇质疑：“外传曰：三王之乐，可得闻乎？”三王时代的古乐，到后世已经有点茫然了。豫卦所记的事件、音乐都很古老，很值得考证，可惜考索很难。

57. 艮[限](通行本原卦序第52；帛书卦序第9)

吻你亲你你到哪儿去了

——限卦的本事

亲着她的脚趾，看起来很安然，愿我们永以为相好。

吻着她丰腴的大腿，可是没有高捧起她的丰臀，她心里不畅快了。

吻着那纤美的腰肢，只觉得心里似痴似狂。

亲着她整个身子。

吻着那秀美的胸脯，说话有条有理了。不愉快都过去了。

温厚地亲抚她，太好了。

筮士说：虽然亲着她的背，没有使她的整个身子滑润。行到那空庭，不见那个人。想来不会有什么事的。

爱而不见

艮卦，理校复原是限卦。限卦抒写的男女肌体亲抚看似



周
易
本
事





野俗放浪，如用文雅的词语表现，古文中蕴藉的“极尽缱绻”、“曲尽绸缪”，不就是这样的情境？而卦辞“行其庭不见其人”，与《丰》卦爻辞重见，我在探讨《易经》时有意外的发现：这个睽卦与丰卦意境沟通，两卦似互相阐发，甚至可以说睽卦的卦爻辞是丰卦的隐秘内容的展开描述。

“不见其人”，是什么含意？令人想起《诗经·邶风》中的《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毛诗序》云：“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郑玄注：“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遗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毛诗序》据近人考证作于东汉初卫宏。《诗序》的说法近人批为封建迂腐而不近理：明明是静女，怎么把她说不遵守道德规范的淫妇浪女？在反封建的震荡过后，冷静下来思考，这种说法未尝全无一点因由：贞静的女子怎么敢与爱人私自约会在城角落等待男人呢？

问题在于对“静”字原义的解释。静，解释为贞静、文静、娴静，殊不知这解释正与原义相反。《说文》：“静，宓也，从青，争声。”段玉裁注：“《上林赋》‘靓妆’，张揖注曰：谓粉白黛黑也。按靓者，静字之假借，采色详宓得其宜谓之静。”原来静女，就是现在说的靓女，打扮妖艳的摩登女郎。卫宏、郑玄似知“静”字的原义。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什么意思？《毛诗故训传》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言志往而行止。”郑玄《毛传笺》：“自防如城隅，故可爱也。志往，谓踟蹰。行止，谓爱之而不往